



人生感悟

换条路生活

□张雪晴

前不久跟同事去外地出差,手机导航不停提示“您已偏航,请重新规划路线!”我性子急,心里渐生怒火,暗暗跟导航较起劲来,我就不信,沿着这条路一直走还抵达不了终点?

朋友查阅导航地图后,冷静地分析道:“这条路前方正在维修,或许换条路会更明智。”尽管眼前出现的是一条乡间小路,狭窄且曲折,我却固执地不愿让时间浪费在绕路上。

直到不远处,交警的挥手示意与喇叭声穿透了车窗,清晰地传入耳中:“请注意,当前路段正在维修,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按照现场指示绕行。”那一刻,我才恍然大悟,一味驾驶着生活的车轮匆匆向前,是多么愚蠢。

在掉头之际,导航再次温馨提醒,同事更以诙谐的方式模仿导航播报,让我忍俊不禁,心中的怒火也随之消散。

我叹了口气道:“大路宽敞车速快,按照原定计划可以提前到,像我汇报还没有思路,心里苦恼啊。”同事淡然处之,安慰道:“没有思路,换条思路呗。就像大道走不通,咱就选择合适位置掉头,也能抵达终点。”

行驶在狭窄的小路上,我专注地观察着路况,谨慎地控制着车速。这份专注与谨慎,让我暂时忘却了工作的压力与烦恼,收获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舒适与惬意。同事则惊叹于小道两旁的美景,他吟诵起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让我瞬间领悟到了王勃笔下那份超脱与自在。

慢下来的生活,让我们有机会去欣赏那些被快节奏生活所掩盖的风景。我们可以停下脚步,聆听树叶在风中低语,感受阳光透过树叶缝隙洒落在身上的温暖;我们可以放慢呼吸,品味空气中弥漫的花香与泥土的气息,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放松与宁静。

想起前不久刚读完的《凡人歌》,让我感触颇深。剧中,那伟与沈琳这对曾经的职场精英夫妇,从年薪五十万的公司高层跌落至就业困难、创业失败的谷底。面对生活的重压,他们没有选择沉沦,而是毅然决然地换道生活——在菜场经营卤味小摊,重新书写人生的篇章,证明换条路生活同样可以活出精彩。

蒲松龄的故事更是给了我深刻的启示。这位清代文学家多次科举落榜,却并未因此沉沦。他选择放弃科举之路,转而以茶铺为媒介,搜集整理民间传奇故事,最终写成《聊斋志异》,在文学领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。他的经历告诉我,换条路生活并非逃避挑战或放弃追求,而是一种对自我成长的重新审视和对生活态度的积极调整。

在人生的旅途中,我们时常会遇到“偏航”时刻,这时候,不妨勇敢地换一条路走。正如那伟夫妇和蒲松龄的故事所启示的,换条路并不是逃避挑战或放弃追求,而是一种智慧的选择,一种对生活的重新审视和积极调整。当我们学会在合适的位置掉头,重新规划路线,我们会发现,即使是一条小路,也能带领我们抵达目的地。

生活随笔

如果是十分重要的事情,不容疏忽的事情,最佳选择,还是老老实实遵循客观规律,踏踏实实走光明正大的可靠路径,才不会导致遗憾。

捷径

□李伟明

阿洪从家里到单位需要经过几条大路。其中两条大道之间,有一条小路,知道的人少。小路弯弯曲曲,大多数路段基本只能单向行驶。那时有车的人还不多,阿洪每天习惯开车从这里穿过,与以同样的速度走大路相比,差不多可以节约十分钟。

这条小路成了上班路上的捷径。阿洪为自己有一条捷径而高兴。因为这样一来,自己就可以推迟十分钟出门。对于习惯了晚睡早起的人来说,也就意味着可以多睡十分钟。十分钟的睡眠可不是小事,它或许可以还你一个精神焕发的状态。

这种生活延续了好几年,阿洪也惬意了好几年。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,阿洪感觉从这条小路行驶的车多起来了。以前,走十次难得一次遇到对面有车过来。可现在,时不时遇到对面来车。因为路面窄,每逢这种情况,只好根据双方所处的环境,由某一方找地方退让。如此一来,不管是哪一方退让,都难免要耽误几分钟时间。

再后来,小路上的车越来越多,找地方让车已成了家常便饭。有时候,连续遇上需要让车的情形,进进退退的,三番五次折腾起来,让车的时间便超过十分钟,人的心情也因此大受影响。

最近的一次更是糟糕。那天,相向而行的车辆太多了,在小路的两端挤成一团。最初的时候,每个方向也就各一辆车。对面那辆车后面不远处刚好有一块空地,如果驾驶员愿意退后,便可以保证道路畅通。但那辆车偏偏不肯后退,还指望别人让他。这边的车主根本就没想过要自己倒车,一直在那里耐心等待对方谦让。等了几分钟之后,对面那辆车的后面又跟上了几辆车,即使排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想退,也退不成了。而阿洪这边,车辆也越跟越长。于是,大家互不相让,不断地摁喇叭,希望对方能够退后,让自己通过。然后,不管怎么摁喇叭,双方的车都没有退让的意思。因为谁都知道,让了一辆,就得让一路,对面的车那么多,而且源源不断,一旦开了这个口子,后果不堪设想。更何况,即使想退,也无处可退,因为自己的后面跟了一条长龙,要退就得一起退,而这显然难以操作。结果,在狭窄的小路上堵了半天,大家都骂骂咧咧,两边的车都动弹不得,谁也走不了。最后,有人无奈只好报警。在警察的指挥下,费了好长一段时间,车辆才慢慢地挤出了小路。

阿洪为此第一次旷工半天。心情沮丧之余,阿洪突然发觉,这条路虽然距离短,但没人管理,秩序混乱。以前车少时倒也罢,确实方便快捷,几分钟便可通过。但现在经过的车辆多了,根本就不能保证通行时间。即使最终能穿过小路,所费的时间也不少于从大道绕行。也就是说,自从走的人多了,在这种无序状态下,它早已不再是捷径。自己因为先入为主,一直把它当作捷径,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“路径依赖”,不想改变现状,这才没有及时发现这些问题。

这次艰难的通行,总算让阿洪明白,如果要确保上班不迟到,还是走大道保险。大道虽然路程远些,但道路宽敞,秩序井然,红灯停绿灯行,规则对大家都公正,机会对大家都均等,根本不用担心遇上不按规矩行事的人导致大家都走不成的情况。

其实,世间的所谓捷径,都是少数人心目中的捷径。因为走的人少,它的便利才体现出来。然而,一旦反复走,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,捷径的“优势”便可能成了劣势,反而让喜欢走捷径的人吃了亏,欲速则不达。“偷懒”的办法要看用在什么场合,总是幻想走捷径,说不定哪天就事与愿违、前功尽弃,甚至在关键时刻让你付出沉重的代价。这样的事例司空见惯,体现在很多方面,何止行车这种情况。为什么更多的人需要行大道?因为唯有大道才能承受芸芸众生,才能消解诸多问题。人生苦短,宝贵的时间哪经得起随意折腾?如果是十分重要的事情,不容疏忽的事情,最佳选择,还是老老实实遵循客观规律,踏踏实实走光明正大的可靠路径,才不会导致遗憾。

那年那月

老队长的嘱托

□张国军

拾掇书橱,哗啦,一本蓝皮笔记本摊在了地上。捡起一看,首页上写的是“赠给张国军同志:光荣入伍,报效祖国”,落款是生产队的名称。

43年前的秋天,我应征入伍。临行的日子,生产队为我壮行,老队长、老党员、老军人频频举杯,声声祝贺,字字铿锵,老队长说:“我们庄子上当过八路军、新四军、志愿军的都有,你要学他们保家卫国,当英雄,不要当逃兵,我们等着你的立功喜报。”

带着希望,跨入了军营。学步伐,练武器,打背包,我没有落后,但是吃饭这一关,却让我痛苦难过。

驻地盛产小谷子。炊事班煮的小米粥黏稠稠的还好喝;小米掺大米做的饭也还行;唯独小米面蒸出的窝窝头,我吃完就反胃,吐酸水。馒头每顿都有,但我不好意思专挑馒头吃,也要让给战友吃。我咬咬牙,坚持,每次吃饭,我就想起老队长的话,抓起窝窝头,眼一闭,吃,吃过吐,吐也吃。个把月的硬吃,终于适应了,我首战告捷。

部队的全训转入临时性突击施工,到某地埋设电缆。我连负责建地下增音站。6月份气候炎热,天气多变,白天在挖好的四五米深坑底,浇筑好地基。由于渗水,地下水向上泛,如地基泡在水中,混凝土凝固很慢。天色已晚,谢培起连长,令我和袁以连负责抽水。连长说:“你是预备党员,要经得起考验。”本来水已抽干,可是夜里又下起大雨,地下水 and 雨水叠加,渐渐往地基上漫。抽水的五匹小柴油机,发动不了,我们也不会修,一旦水漫过地基,影响混凝土凝固,就会耽误白天施工。我二话没说,穿上雨衣,站在坑内雨水中提水,拎给袁以连向岸上倒,始终保持水位在地基底层以下。天亮连长赶到,向我们竖起了大拇指。我再获表扬。

转眼服役期将满,我回家探亲,到家第二天,父亲就收到了部队的加急电报。我在外办事到家还未坐下,父亲就把电报递给了我,手有些抖,脸上露出一丝惶恐。我拆开一看,“情况突变,十万火急,立即归队。”父亲识字,拿过我手中的电报,看了看,望向我。我说可能要执行重大任务。父亲点点头,没有吱声。那一晚父亲没有吃饭。

天一亮,我踏上了归途。

部队已转入临战状态,经过七天七夜的行军,我们赶到了边关。背着几十斤重的器材,翻山越岭,在只有星星眨眼的黑夜,训练捕捉目标,完成了战前军事技术到体能的适应性训练,开赴前线。

坚守在阵地上近一年,住在闷热潮湿的“猫耳洞”里,饿了啃几口压缩饼干,渴了喝几口水,冒着敌人的炮火,奔赴高地。

那个黑色的下午4时许,阵地遭敌炮击,弹片像飞溅的钢花,击中章克满连长的腰部。他大喊一声:“不要管我,战友们防炮。”轰然倒地。我用两个急救包,没有止住他喷涌的血液,他带着二等功的奖章走了……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。我在生产队和乡亲们的嘱托声中,履行了军人的使命。凯旋归建,部队把立功的喜报寄到家乡,父亲喜极而泣的哽咽声,伴随着掌声、鞭炮声在老庄的上空回荡。

